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ISSN 2096-1340, CN 61-1501/R

##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素圃医案》月经病证治特色辨析  
作者： 凌金忠，苗晓燕，王泽慧，郜峦  
网络首发日期： 2025-06-17  
引用格式： 凌金忠，苗晓燕，王泽慧，郜峦.《素圃医案》月经病证治特色辨析[J/OL].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501.R.20250616.1536.055>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素圃医案》月经病证治特色辨析<sup>\*</sup>

凌金忠<sup>1</sup> 苗晓燕<sup>2</sup> 王泽慧<sup>2</sup> 郜峦<sup>3\*\*</sup>

(1.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  
2.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安徽 合肥 230012;3.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摘要：**以郑重光《素圃医案》卷四中女子月经病验案为主要研究对象,探析郑重光《素圃医案》月经病主要证治特色。新安医家郑重光认为月经病常起于脾胃虚寒,营血不调、误用苦寒、病产失养、情志所伤数条,辨证时常由因、凭脉、依理而辨。临证治疗时,多用温补之药行温补之法,以温补中宫、和调营血,柔肝止痛、散寒补火,温中回阳为主要大法,善用人参、干姜、附子、肉桂、白芍等,主归肾、脾二经。

**关键词:**郑重光;《素圃医案》;新安医家;月经病;用药特色

## Analysis on Experience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nstruation Disease in Supu'S Medical Case Records of Zheng Chongguang

LING Jinzhong<sup>1</sup> MIAO Xiaoyan<sup>2</sup> WANG Zehui<sup>2</sup> GAO Luan<sup>3</sup>

(1.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 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China;  
3.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china)

**Abstract:** By examining case studies of women's menstrual disorders found primarily in volume four of "Su Pu Medical Cases", we can analyze the distinctive syndrome and treatment features Zheng Chongguang applied to menstrual diseas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ysician Zheng Chongguang from Xin'an believed that menstrual disorders often originated from a deficiency of warmth and coldness in the spleen and stomach. In his "Su Pu Medical Cases", he detailed several causes for these disorders, including imbalances in nutrient blood, inappropriate use of bitter and cold remedies, lack of proper care after childbirth, and emotional distress. In his diagnostic approach, Zheng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of the disorders, relying on puls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ting symptoms based on rationale. His clinical treatments frequently involved the use of warming and supplementing medicinal techniques aimed at warming and reinforcing the middle energizer (the central organ system), harmonizing nutrient blood, nourishing the liver to alleviate pain, dispelling cold, and supplementing fire to restore Yang energy. Warming the center to bring back Yang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primary therapeutic methods. He favored the use of medicinal herbs such as ginseng, dried ginger, aconite, cinnamon bark, and white peony root, focusing primarily on the kidney and spleen meridians.

**Key words:** Zheng Chongguang; supu's medical case records; Xin an's doctors; menstrual disease; features of medicine use

郑重光(1638—1716),字在辛,号素圃,安徽歙县人。郑氏生于仪征,寄居芜湖,不忘桑梓,自谓新

安素圃老人,后人尊其为新安温补医之大家。郑氏幼时父病,侍服汤药而不愈,后已亦受病累。故而郑

\*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2023D131);2023年度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3AH050704)

\*\* 通讯作者:郜峦,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happygaoluan@163.com

氏叹时医多不精脉,不达阳生阴长,乃慨然从医,恣意搜讨轩岐、百世之医,俯身学问,甘苦亲尝,终成大医。晚年欲使后世与其同心,遂辑《素圃医案》传世,卷四载妇科医案合 55 例,流传甚广,其中月经病的诊治颇具特色,对了解郑重光的学术思想、诊治思路均有重要作用。笔者通过探究《素圃医案》卷四中的月经病验案,就郑重光诊治月经病特色浅析如下,以期为月经病的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 1 月经病病因病机探源

**1.1 脾胃虚寒,营血不调** 郑重光认为阳气为一身之重,应当“宝”护,且自谓“留热医也”,重视阳气之亏,患者虚寒、营卫不和于病起之影响,在其诊治月经病的病因病机论述中亦多有此见。郑氏此见与其作为新安医家的一员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安众医固本培元思想起源甚早,汪机、孙一奎等新安固本培元派的代表医家,围绕脾胃和真元的病机进行辨证施治<sup>[1]</sup>,后世新安之医多承其学,郑氏临证多见此象,秉得新安真传。见萧俎玉兄令眷案:“经水不调,积年已久……以脉证相参,此气病,非血病,乃脾胃虚寒痰饮证也”。案中患者头目常眩,不思饮食,见大便不解,本当思及脾胃虚寒不得运化,痰饮不解致头目眩,群医但见大便不解而作血虚肝火治,遂用归芍麦贝一类使病愈甚。本病为气病不能行血,今反滋阴使血愈腻,使痰势愈增,是不晓病之所起而妄用。《四圣悬枢》云:“营血为阴,故伤于寒。”<sup>[2]</sup>而女子者,以血为贵,如《血证论》之言:“盖女子主血,血属阴而下行,其行也,气运之而行也,女子以血为主,未常不赖气以运血。”<sup>[3]</sup>常态下,脾胃升降有序,方能化生营血,滋润人身,今脾胃虚寒,精微不得上输,无以化赤为血,故经病也。萧俎玉兄令眷案、吴骏声大行令政案(血虚寒袭)均系此类。

**1.2 误用苦寒,中宫虚冷** 郑重光对于虚阳外越、真气外浮等阴盛格阳所致的多种假热之证有着丰富的辨证经验。在郑重光生活的时代背景下,众医多效丹溪临证之法,多有不辨证而以补阴论治之医,故多有为寒凉药误治之患。凡患为寒凉所害,阳气易衰,寒入胞宫则中宫当冷,程元美兄令眷一案:“产后未满月,得发热咳嗽、吐血盗汗等证”,患者合当温补,而前医误以阴虚之法施治,知柏花粉黄芩之用,苦寒之气入体,令病愈笃,而成中宫虚冷,逼阳于外之证。此案足见,医者法之误,当驱生冷而伤脾胃

成病,再如萧朋玉兄令眷案:“因小产后发热吐血……小产后瘀血未尽,因而发热。”本病当为小产后瘀血未尽发热,血下行不得而上逆吐血,前医以阴虚治之,投生地、白芍、丹皮、麦冬、贝母治之,终使血为凉药所凝,如此寒伤阳气,中宫安能不冷。以上数案可见,误用寒凉一如寒邪袭人,伤于阳气,进而使阳气温煦之功受遏,中宫虚冷而血凝不行,月经成病。程元美兄令眷案、萧朋玉兄令眷案、又令媳汪宅未出阁闺女案均系此类。

**1.3 痘产失养,气血交虚** 郑重光重视患者的饮食起居、生活情况,认为病后、产后当以保养,不得过劳、受邪。《经》云:“阳气者,烦劳则张。”<sup>[4]</sup><sup>[13]</sup>《素圃医案卷四》中所载月经之病,多有失养而成之疾。如周旦友令眷案:“两年前正值隆冬,又因气郁,少腹之旁结有弹大一丸作痛……人渐消瘦,经水数月不至。”此案中,患者于隆冬病,产后未得保养,冲任脉虚合隆冬寒气外袭再添气郁,故积瘀凝结而成妇人癥瘕之病,气血凝结而血不得行,遂经闭不至。再见孙飞闻二尹令弟妇蒋氏案:“产后瘀血未尽,满月后腹渐大痛,脐下有块。”此案患者产后不得养,腹中血未尽,而积于肠回环处,经不得通,郑重光以疏导之法,果下月经水大通而病去。郑氏认为起居不慎感寒,产后受邪,素体虚弱不得养均在月经病产生原因之一列,正是如此认识,决定了郑重光临证时多用温补之法治疗由此类病因而起的月经病。周友旦令眷案、吴瑾仲郡宰令政案(素体气血两虚)均系此类。

**1.4 情志有伤,心脾俱病** 郑重光将情志影响视做为月经病发病的重要原因。教门阮汉章室女案:“素脾虚作泻,因丧弟悲恸,即经闭半年。”如此情志之动,在心与脾,郑氏引《素问·阴阳别论》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与东垣“二阳之病乃妇人脾胃久虚,或形羸气血俱衰,而致经水断绝不行”<sup>[5]</sup>之言,有同归之妙。脾主思也,思劳过度,久思而不得解,则劳心苦志,心脾受病,气机不得调,血气不得行,经病也。《医宗金鉴》谓之:“妇人从人不专主,病多忧忿郁伤情,血之行止与顺逆,皆由一气率而行。”<sup>[6]</sup>再如郑氏于瓜镇胡宅之内眷一案后所载妇人:“中年心事郁怒,血崩已久,因血虚而肝火益盛……此属虚邪。”肝乃一刚脏也,主藏血之用,其气郁结则血不能藏,崩漏成也。《女科要旨》即谓

之曰：“经水所以不调者，皆由内有七情之伤、外有六淫之感，或气血偏盛、阴阳相乘所致”<sup>[7]</sup>，甚合此义。情志之伤，害于心脾，一如草木不得营养，必枝萎而叶黄终于木枯也。教门阮汉章室女案、瓜镇胡宅之内眷案后一妇人案、萧我容翁令眷案均系此类。

## 2 郑氏辨证法探骊

**2.1 探求病因，由因而辨** 郑氏在诸多病案中均详细记载了患者的起病原因，或因外感、或因内伤、七情之变俱在郑氏所虑。如李子立兄令眷一案：“产后未及满月，便乘凉食瓜果，中秋夜乘凉，外感风寒……”，因其贪凉恣意嗜食瓜果并夜中乘凉而致外感风寒，此病之所起也，他医未识外感风寒，而行调经养血遂使患咳益甚，复与滋阴而致表邪不解、里冷益深，使人自疑必死，若能详问病之所起岂能误治至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sup>[4]18</sup>明确掌握患者的发病原因，对病证的寒热虚实诊断俱有帮助，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医者临床诊断的准确性。郑重光重视病因的辨证之法是贴合疾病本质的，临证治疗对症对因，方可取效。

**2.2 以脉断证，凭脉而辨** 《素圃医案》相关月经病病案中多载脉象，郑氏临证亦以脉诊为要。《扬州府志》载：“其医克绍吴普、许叔微之脉，其不在滑寿下。”<sup>[8]</sup>足见郑重光脉诊之精，此亦为郑氏喜用脉诊断诸疾之因。遍览古之名医，无一不重脉，因脉可诊一身阴阳盛衰、气血虚实、邪正消长，故精脉者临证方可准确辨证。郑氏以脉断证于徐从甫令爱案中最为精彩，患者已预备后事，而郑氏观其脉，便断言病犹可治，后治果愈，可见郑氏辨证之精也，案中徐氏女前病之时，郑氏候脉见脉细涩而无神，合面目浮肿、饮食不思、形骸骨立种种，为脾胃败伤之象，治后病瘥一月余因大劳而复作，前证再现又多咳嗽、口舌生疮、夜中盗汗，若依所见即为阴虚劳病，然其脉不见细数，郑氏直断真阴未伤而可治。这种脉证不符的情况并非孤例，郑氏基于这种情况提出了凭脉不凭证的观点<sup>[9]</sup>，更显其脉诊之精。萧俎玉兄令眷案中，郑氏诊得患者之脉细紧而滑，不见前医所论血病之涩，是病久而见脉细，病痰而使脉滑，前行滋阴养血更助痰势而使病深不解，此脉证相符然医不能识脉凭症断病之谬。《素问·脉要精微论》云：“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sup>[3]40</sup>郑氏重脉精脉，辨证准确，得其真意也。

**2.3 合求经典，依理而辨** 郑重光在辨证的过程中，重视结合经典，善于将临床所见诸证精简得出主证而向经典寻依据。如徐从甫令爱案中，郑氏在诸证中灵巧用典：“脾虚则上下不宁谓咳嗽发热也。”同时结合脉象最终抓住患者大劳后主证实为“咳嗽喉痛，发热自汗”，而非“口舌生疮，夜出盗汗”。教门阮汉章室女案中，郑氏引《素问·阴阳别论》之言：“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为息奔者，死不治。”合患者之象，而得出：“真阴未伤，尚属脾虚，犹为可治，然非百剂，断不能取效”的结论。郑氏临证用典断病精妙，郑氏后学许彪谓郑氏之学有言曰：“灵经素难，先生之六经也；仲景东垣，则先生之濂洛也”当合此意。郑氏临证喜用《内经》，多思亦善用，其以阳气为贵的学术思想与其重经器典的习惯亦密不可分。

**2.4 重视阳气，从阳而辨** 郑重光旗帜鲜明的反对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在辨证中，郑氏常从阳而辨。郑氏宗《黄帝内经》而明阴阳之理，指出阴平阳秘乃以阳气为要，即“阴曰平，则不欲过盛；阳曰秘，则当宝护可知”。郑氏这种重视阳气的观念，使其在临床用药也有了基于此的考量，当前对郑氏用药法的研究中，参附桂之用占据了重要的一环<sup>[10-11]</sup>。郑氏对阳气的重视便体现在辨用一体，相互佐证之上。在全书八则月经验案中，郑氏皆以阳气论治，最终用方以阳药治之者居其七，可见在郑氏的辨证过程中，阳气盛衰之重要。《内经·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sup>[4]13</sup>郑重光继承并发扬了《内经》中阳气贵重的思想，并将其用于临床辨证，成为了郑氏重要的辨证法之一。

## 3 郑氏用药法探赜

**3.1 常用药物性味、归经** 统计归纳《素圃医案》卷四中月经病治效诸案中出现的药物，共计40味。按照功用分类，其中补虚类药最多，达22味。余下所见药物按出现频次高低可列为温里药、理气药、淡渗利湿药、清热药等。按照性味划分，其中多见温性、热性药物，性平之药居其次，寒凉之药最为少见。寒凉之药虽较少，但也可见郑氏并非弃置寒凉之药不用，而是临证据情，当用必用。按照归经整理，归属于肾经之药最多，其次为脾经，再次为肺经、肝经、心经。参照郑氏用药归经，也可见郑重光在月经病的

诊疗中多从肾与脾论治,对今天诊疗月经病的选药用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 3.2 常用药物组合、配伍

**3.2.1 人参、白术、茯苓、干姜,温补中宫** 此配伍中,人参、白术、茯苓三药近似四君子之变,有健脾益气之功,合同干姜而起温中之用。于此间,郑氏喜重用人参,如萧我容翁令眷一案:“重用人参,服一月,吐血先止,下血暂少。”徐从甫令爱案:“反用人参、白术、茯苓、炮姜、麦冬、五味、甘草,合理中生脉汤。服二剂口疮愈,再二剂喉痛止”。郑氏重视人参补气之用,尤于妇女经病多用,欲使参补人之元气,而通调血气,与气为血之帅之理暗合。《本草新编》谓人参曰:“人参,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无毒。乃补气之圣药,活人之灵苗也。能入五脏六腑,无经不到。”<sup>[12]</sup>如此诚可谓妙药也。此上两案,郑重光辨证准确,施药为治,见效甚好。

**3.2.2 当归、白芍合用,和调营血、柔肝止痛** 当归、白芍之组合出现频率甚高,郑氏喜于病未了了时加以善后,有养血调经之用。病若急时,郑氏时加以枣仁居中调度,合丹皮增入血分之力,四者共奏急调营血之功。当归、白芍于妇科调经之用,不可谓不重也。如萧我容翁令眷案:“用当归、白芍、枣仁、丹皮,以和营血。”徐从甫令爱案:“去炮姜加归、芍,十数剂热汗咳嗽全退。”此两案一急一缓,最见郑氏归芍之用。郑重光于女病治疗时尤重月经,卞宅内眷屈氏一案中,便有“幸经水尤通,天真未绝尔”,其多用归芍的习惯与此不无关系。《本草分经》论当归:“治冲脉带脉为病,为血中气药。血滞能通,血虚能补,血枯能润,血乱能扶,使气血各有所归。”<sup>[13]</sup>《日华子本草》谓白芍:“治风补痨,主女人一切病,并产前后诸疾,通月水……妇人血运。”<sup>[14]</sup>归芍之用自仲景当归白芍散始,后人多效之,诚有良效。

**3.2.3 干姜、附子、肉桂,散寒补火,温中回阳** 此三药之彼此加减组合,最合郑氏善用热药之临床特点,三者合同,共奏温补培阳、扶阳抑阴之效<sup>[15]</sup>。人言:“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郑重光偏用温药投之,且对药后反应甚有把握,于一派热象者,郑重光经辨证后仍用干姜、附子、肉桂、白术等温药,且疗效卓著,为人称道。郑氏附子之用甚多,《本草撮要》谓附子:“功专驱风泄湿。熟附得麻黄发中有补。生附得麻黄补中有发,得人参能留阳气,得熟地能固元阳,得干姜、桂枝温经散寒、通经。”<sup>[16]</sup>当世之医,

常畏附子而不用,实弃一良药也。如李子立兄令眷案:“如斯八剂,表邪解后,咳喘身痛甫退,旋即里冷发作,腹痛下痢白脓。转用附子、干姜、肉桂,合胃苓汤八剂,冷积消。”肉桂、附子、干姜阳得以补,冷积去也。

### 4 月经病论治精要点按

**4.1 温补中宫,和调营血** 病案:萧我容翁令眷,年近四十。戊辰夏月,胸胁胀满,吐血涎血片,两三日一发,饮食衰少,而经水时或大行不止,有似崩漏。初真州时道皆以凉血滋阴为主,以致脾胃益虚,竟不能食,来扬就医。脉之细濡不任寻按,有时忽大。此思虑伤心,脾血不归经,非真阴虚损。丹溪云:胃虚则血出上窍,脾虚不裹血则血下崩。此非血热妄行之证,用人参、白术、茯苓、炮黑、姜香附,温补中宫;用当归、白芍、枣仁、丹皮,以和营血;重用人参,服一月,吐血先止,下血暂少。后脾胃得温而胀减,再加黄芪、元眼肉,合归脾汤以收功。

按语:本案患者在夏日时,见胸胁胀满、口中血吐,同时食量减少,月经有崩漏之象,以他医凉血滋阴之法为治却使脾胃益虚。郑氏脉诊见有细濡不任寻按,时见忽大之脉,结合丹溪之说诊为脾胃心之伤。丹溪所论上下之血关乎胃脾之见十分精当,后世论者多不背此,张锡纯在《医论·论吐血衄血之原因及治法》中指出吐血之根本在胃气之上逆,胃气虚而不降,冲气即易于上干<sup>[17]</sup>,于下则见脾虚不能统血而崩<sup>[18]</sup>,更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张氏创立了安冲汤、固冲汤、理冲汤等方剂行经病之调理<sup>[19]</sup>。时医贯从丹溪补阴之法,却不知丹溪真妙亦在辨证而后论治,而非不辨阴阳,直用补阴。郑氏以人参重用补气,白术、茯苓健脾,炮黑温中,姜香附和胃而起温补中宫之用;加当归补血,丹皮、白芍理血,枣仁养心共奏调和营血之效,故见一月后患者不再吐血,经血见少。本病之起即因脾胃虚寒,今得温自然病减,然病将愈当慎防病去不净,故郑氏继以归脾汤合黄芪、元眼肉以补气升阳、补益心脾而收尾善后,见层次井然。此案可见郑重光亦受丹溪之学,且有深入理解,虽批是时滥用丹溪苦寒之弊,然从前人箴言,更见郑氏治学之精神。月经崩漏,病因为脾胃虚寒、营血不调者可参考本法辨治。

**4.2 温中散寒,兼补肾水** 病案:程元美兄令眷,年近三十,产后未满月,得发热咳嗽、吐血盗汗等证。产前并无此夙疾,合当温补。而前医竟作阴虚主治,投以四物汤知柏花粉黄芩,病愈笃矣。予往视之,脉

浮大而数，按之中空，壮热喉痛，咳吐血涎，腹胀作泻。此产后误用苦寒，中宫虚冷，逼阳于外也。用理中汤加麦冬、五味子、黄芪，服后阳气内归，则脉细如丝矣。其初吐之血淡红，血涎乃脾虚不裹血，非阴虚火逆冲出之血也。煎药仍主前方，更加八味丸兼补肾水，所谓土旺自生金，毋拘拘于保肺；水壮自火息，毋汲汲于滋阴是也。调治半年，经水方通一次，旋即不通，咳嗽未全止，脉涩不滑，脐下结块。其时喜尊素先生诊脉，亦云非胎，定为血瘕。以八味地黄丸加倍桂附，添入降香节、牛膝以通经，日服不辍。忽腹大痛，意其经通，不意竟大产而生一男。夫病中及质弱者，胎脉临产尚且不形于诊，则脉不足凭矣。医道诚难言哉。

按语：本案患者产后未满一月而起发热咳嗽、吐血盗汗等证，而产前未曾见，既知产前并无夙疾，何以断为阴虚而治，俗医思及生产之时耗气耗血伤及阴津又见症与阴虚之象相合便直推之，但见数症便论病之祸可见矣，苦寒之用使见脉浮大中空而数，腹痛作泻等中宫虚寒、虚气外越之主象伴咳吐淡红血涎的脾虚不裹血之兼象。李佶教授认为产后盗汗之源在气血两虚兼有内热，病位在脾肾<sup>[20]</sup>，与郑氏所见相合，发热咳嗽吐血何来，内热有发，脾血不能裹血而已。中宫虚冷，逼阳于外，当以散寒固表，收敛虚阳为用，故郑氏以理中汤为主方温中祛寒，兼用黄芪固卫肌表之气、五味子收敛外浮虚阳、麦冬补养津液，意在驱阳内归，并用八味丸以补肾水，取肾水旺以制肺金而补脾土之意，如此半年，患者方经通。后经旋即不通，脐下结块，脉象涩而不滑，郑重光与喜尊素两位名医均以血瘕施治，日服通经之药不辍，后患者诞下男婴，方知乃是怀孕闭经，郑氏所载后半段医案，以述医道之不绝，断不能凭一脉而诊百病，于今世之医脉诊之为亦为启示。月经不通，病因为误用苦寒之药、中宫虚寒者可参考本法辨治。

**4.3 补脾生脉，气血双补 病案：**徐从甫令爱，年近四十，暑月病疟，治失其宜，疟虽止而遗病不痊，自毗陵来就医。脉细涩无神，脾胃败伤，呕酸腹胀，面目浮肿，发热自汗，不思饮食，形骸骨立，经绝不行已半年矣。检毗陵药方，皆干姜、丁沉、吴萸、半夏、陈皮、厚朴疏削等药。疟后气血交虚，何能当此燥剂，致增诸证。余用人参六君子汤加当归、芍药、砂仁，平补以调气血。一月有余，病减半能食，热退而汗全止。次年春间，值彼诞辰，大劳数日，前证复作，更多咳嗽

喉痛，口舌生疮，夜出盗汗，俨似阴虚劳病，拟治后事。予曰：脉不细数，虽经不至，真阴未伤，犹可治也。不过因劳而复仍属脾虚。《中藏经》曰：“脾虚则上下不宁，谓咳嗽发热也。”此为假火，不可以水折，反用人参、白术、茯苓、炮姜、麦冬、五味、甘草，合理中生脉汤。服二剂口疮愈，再二剂喉痛止。去炮姜加归、芍，十数剂热汗咳嗽全退。后以白术煎膏，人参汤化下，专主补牌，百日而康，经亦续行。

按语：本案患者暑月受疟，治疗失当，疟去而病未去。前医不顾疟后气血交虚而大投燥剂，病原脾胃败伤，更投温燥而益伤脾胃，遂见细涩无神之脉，呕酸腹胀，面目浮肿，发热自汗，不思饮食，形骸骨立之脾胃败伤、气血交虚之象。脉为气血交会化生之所在<sup>[21]</sup>，今气血交虚，脾胃败伤无以资生，纵胃有所受，然脾不能化，故急急之要，当先补脾生脉。郑氏遂以人参六君子汤为主方以健脾益气，加以当归补血调经、芍药柔肝养血、砂仁行气开胃共奏平补气血之功，郑氏自言平补亦是恐病久而不当药力，一月余病方向愈。后因劳累，患者之疾复发，多见阴虚劳病之象，已拟治后事。郑氏诊脉精当，再下定语，病属脾虚，火为假火，方用理中生脉汤合人参大补元气、白术健脾益气、茯苓健脾宁心，炮姜、甘草温中，五味收敛、麦冬养津以共疗脾虚，合四剂而口疮、喉痛皆愈。《中藏经》言：“脾虚则上下不宁，谓咳嗽发热也。”<sup>[22]</sup>因胃主通降、纳脾运，纳运相得，升降相因，成为一体<sup>[23]</sup>。今脾虚而升降失司，故上下不宁，又见劳病阴衰阳杀，故阳浮越于外，遂见面赤发热。故郑氏以归芍易炮姜使上下得宁而咳嗽发热得消，最后用白术煎膏，人参汤化下以百日为剂，补脾而痊，经得以续行。此案突出表现了郑氏临证时，强调以脉为准的学术特色，郑氏以脉断患者真阴未伤，犹可治无疑是对其脉诊功力的绝对自信，不必赘述。月经不通，病因为病后失养、气血两虚者可参考本法辨治。

**4.4 先养心脾，再行通经 病案：**教门阮汉章室女，年十七岁，素脾虚作泻。因丧弟悲恸，即经闭半年，腹中有形而痛，发热咳嗽，腹胀作泻，虚劳证全。《内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为息奔者，死不治。”此证幸其脉细缓，不涩不数，真阴未伤，尚属脾虚，犹为可治，然非百剂，断不能取效。市井之医，欲攻积通经，予止之曰：血之源本于心脾，今心脾俱病，血源不生，虽通无

益，徒伤阴也。遂用白术、茯苓、甘草、丹参、土炒当归、鳖甲、沙参、香附、陈皮等药，果热渐退，咳泻皆止，但腹胀未减，经闭未通，腹有结块。此必积瘀，用古方万应丸，以生干漆炒去黄烟为末，用地黄、牛膝熬膏为丸，日服三十九，米汤清晨吞下。将一月，经水即通，下紫黑血块，渐次腹消。仍以前药调治而愈。若不先治其本，妄行攻坚，鲜有不败者也。

按语：本案患者素体脾虚，又因丧弟情志大伤而经闭不行，见腹中有形，发热咳嗽，腹痛作泻等虚劳之象。脾居中焦行水谷运化之功，素体脾虚之人水液布散不利遂见腹泻，脾主思虑，素体脾虚者再遇情志之变悲恸伤心，正和丹溪之言：“血生于心，因忧愁思虑则伤心，心气停结，故血闭不行。”<sup>[24]</sup>今心脾两病，时医不解病之根本，欲行攻积，不知心脾为血之源之论，妄行攻事当更伤阴气。经云：“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王冰解二阳谓之：“阳明大肠及胃之脉也。即肠胃受病，受化不能，故心脾无以资，精血不得运行。”郑氏以白术健脾益气、茯苓健脾宁心、土炒当归补脾生血、鳖甲滋阴潜阳、沙参除热去烦、香附调经止痛、陈皮理气健脾，如此共奏退虚热、补脾血、安心神之功，病本得治，是先养心脾，再以万应丸行通经下血之事，后复进前药而愈。此案中郑氏明辨标本，选法用药精妙，最见功力。月经不通，病因为情志所伤、心脾两虚者可参考本法辨治。

## 5 结语

明清时期，医界多宗丹溪之说，凡病便谓之阴不足，临证专事苦寒以伐真阳而多伤于人，甚有世之病而死者半，医而死者亦半之说。当此背景下，郑氏以为汤液之用是救阴阳之偏而和之，故不囿于“丹溪之说”，临证施治不从成见，察病之本，善用附子、姜桂以救人之气血所偏，因而郑氏被广泛认为于火神派的诞生有催化之功<sup>[25]</sup>。火神派脱胎于伤寒派，此派医家多精研伤寒，郑氏著有《伤寒论证辨》《伤寒论条辨续注》传世，也佐证了其作为火神派早期医家的说法。

郑氏在诊疗月经病时强调诊病宗经、治病求本，以脉为准，关注病证的全程发展，明辨寒热虚实，用药大胆而不偏颇，疗效卓著。于诸验案中，喜引经言，其学自轩辕岐黄而起，合丹溪、景岳、中梓及百家之说。郑氏虽学丹溪，而不盲从丹溪，临证多有己见，为人称道，治学如此，当无彰短炫小之嫌，不踵前人之误。正和郑氏后学许彪之言：“医者意也，先生之意神矣。”今世之医，若能法郑氏治学临证之精

神，师古而不泥古，亦有幸于杏林。笔者以《素圃医案》中的月经病医案入手分析，以期所述所论对中医临床月经病的诊疗有所启发。

## 参考文献

- [1] 叶红,李泽庚,吴凡,等.新安固本培元派学术思想的渊源、脉络与启示[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2,37(12):7094-7097.
- [2] 黄元御.黄元御四圣医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129.
- [3] 唐容川.血证论[M].彭荣琛,齐玲玲,点评.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4] 佚名.黄帝内经[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 [5] 李杲.兰室秘藏[M].史大卓,点评.别玉龙,整理.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 [6] 吴谦.医宗金鉴[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2.
- [7] 陈修园.女科要旨[M].余育元,点校.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8] 阿克当阿.重修扬州府志[M].姚文田,等纂.刘建臻,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14.
- [9] 姜韵柔,郜密.《素圃医案》产后病证治探析[J].现代中医临床,2024,31(4):105-108.
- [10] 王天城,高松,张炜健.郑重光《素圃医案》人参运用特色探析[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36(3):6-8.
- [11] 李帅,储全根,刘家楷,等.新安医家郑重光伤寒学术思想与临证特色[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2(1):18-21.
- [12] 陈士铎.本草新编[M].柳璇,宋白杨,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0.
- [13] 姚澜.本草分经[M].范磊,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 [14] 韩保升.蜀本草辑复本[M].尚志钧辑复.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58.
- [15] 吴杨璐,王玲,王鹏.《素圃医案》产后腹痛证治特色探析[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23,47(6):744-747.
- [16] 陈其瑞.本草撮要[M].苗明三,张海燕,宋亚刚,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4.
- [17] 徐新宇,吴梦婷,凌冰莹,等.张锡纯治吐血六法探析[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43(2):9-11.
- [18] 莫雅婷,梁毓娴,马琴,等.张锡纯辨治血证学术思想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1,27(3):392-395.
- [19] 刘庚鑫,张格第,罗富里,等.“脾主信”理论内涵与现代应用探析[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4,39(11):6178-6180.
- [20] 陈逸菲,李信.李信教授治疗产后盗汗临床经验初探[J].时珍国医国药,2024,35(6):1493-1494.
- [21] 刘建勋,陈进成,郭浩,等.气血交互于脉的理论基础与实践[J].中医杂志,2020,61(2):98-102.
- [22] 华佗.华佗中藏经[M].杨建宇,李杨,校订.孙光荣,丹青,审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22.
- [23] 胡业建,赖逸贵,王强.调脾法在咳嗽中的运用[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23,21(20):48-50.
- [24] 马明,孙云.孙云辨治继发性闭经经验[J].河南中医,2025,45(2):239-243.
- [25] 吴袁元,方朝晖,郭锦晨,等.《素圃医案》“扶阳法”辨治咳嗽验案选析[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1(4):322-324.

(编辑:宋蓓)